



北京故宮修復師首次來港修文物

3月15日將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舉行的「樂藏與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批受贈藏品展」中，有兩件首度亮相的文物自1月8日到2月5日在香港故宮接受了北京和香港專家的聯手保護和修復，這也是北京故宮漆器部和鐘錶部專家首次來港修文物。兩件文物分別為20世紀初清朝的火車頭式鐘錶和明代傢具，鐘錶在經過重新裝嵌、調校後可回復動力和運行，明代傢具則存有一道裂縫，經精密儀器檢查後，由專家商討適切的文物處理手法。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文、圖）

走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修復室，十幾扇窗簾緊緊拉上，遮住了外面維港的「無敵海景」。「我們平時都不開窗（簾），雖然我們的窗戶都刷了UV膜，但是為了保險起見，還是全部拉上，我們有書畫在這裏。」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藏品修復主任梁嘉放介紹。

故宮裏的「時間醫生」

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鐘錶修復師元昊楠正在仔細擺弄他此次來港的「任務」，一件20世紀初清朝的火車頭式鐘錶。火車的車身此刻已經裝好，火車上的鐘錶等零部件卻還散落在桌上的收納盒中。「我第一次看到這個鐘錶的時候，它整體的狀態是所有的功能都喪失了，包括表演功能和走時打點系統。外部結構的銹蝕也比較嚴重，輪子裏的連杆裝置銹蝕得非常嚴重。」因此，他們的工作是要通過拆解清洗，再拋光打磨，修復完以後組裝調試，最後恢復它的火車輪表演功能和走時打點功能。

為了修復這件鐘錶，元昊楠去年11月就已經來過一次香港，對火車頭鐘錶作前期的修復報告總結，「就是看看它的傷況如何，然後看看如何修復，怎麼樣讓它恢復到正常的運轉機能。」看到文物後，元昊楠放了心，這隻鐘錶的修復對他而言並不困難，他在此前已經修復過兩隻類似的了。「這是一隻法國的火車頭模型鐘，是古梅特（Guilmet）在1900年左右製作的一系列鐘錶中的一隻，是反映當時工業革命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類似這樣的火車頭鐘錶，我們故宮博物院有一件，頤和園也有一件，都是我過手修復的。」

歷時兩月修復如新

從事鐘錶修復工作近19年，過手的鐘錶大概有100多件，提起這隻表，元昊楠侃侃而談，「法國鐘錶的走時功能機器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它是一個組裝機，基本都涵蓋走時功能和打點功能兩個功能，然後剩下一個動力系統，像火車頭功能，它底部有一個動力機人，通過動力機芯釋放能量，帶動齒輪軸承的旋轉，完成火車這6個輪的轉動裝置的表演，就相當於火車在開動的時候的狀態。」

今次這件鐘錶，從拆解到修復如新，大概一共需要兩個月的時間。在修復過程中，他們首先將火車頭全部拆解，將其尾部左邊的走時機芯取下後，將機芯整體拆解，「拆到最散的狀態，像這一個兩套系統的機芯大概

能達到100個零件以上。」零件拆除完後，再對所有零件進行清洗，在過程中觀察每一個零件、每一個齒輪有沒有破損和損傷，「如果有破損有損傷的情況下，我們還要對它進行修復。」清洗乾淨後，就可以進行組裝，並對每個部位進行上油，最後調試鐘錶，「它是修復的一個難點。如果是齒輪與齒輪之間的位置有一毫米的誤差都可能發生偏移，就無法整點報時，需要我們在組裝機器的時候反覆調試。如果位置不合適，我們還要把甲板打開，然後對齒輪的位置進行微調。最後再組裝完好，這才算真正的修復完成。」

「尊重前人修復痕跡」

在清朝火車頭式鐘錶鄰近的桌子上，是這次修復的另一件文物，明代黑漆嵌螺鈿的桌案，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漆器修復師閔俊嶸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藏品修復主任梁嘉放正在一起使用顯微鏡檢查傢具的狀態。「這件漆案的整體保存狀況還是比較好的，但它的傷況又比較複雜。」閔俊嶸談到，這件漆案漆面有些老化和磨損，螺片和漆層都有一些鬆動，空鼓起翹，箔片缺失的也比較多。而最明顯的特徵，是漆面上有一道比較寬的裂縫。但由於這道裂縫相對比較穩定，最終經過兩地修復師一致商議決定保留這道裂縫。

「我們做修復的主要目的是保護性修復。」閔俊嶸說，「我們要修復的是裂縫大的斷紋，比較脆弱的、有隱患的、局部翹起來的。我們這次做保護修復主要是針對這些部位，如果這些部位是穩定的，就不會去干預它。」對於漆案的裂紋，他談到，裂紋有很多形態，包括開裂和斷紋，「斷紋實際是漆器特有的一種狀態，尤其是像古琴上面那些斷紋是非常珍貴的歷史資訊，斷紋也有不同的形態，比如牛毛段、玉片段、牛首段、蛇口段、龜背段，這些斷紋都是特別美的歷史痕跡。此外，閔俊嶸還談到，這件漆案此前已被前人做過修復，「一般我們會尊重前人做的修復痕跡，把它當成一種歷史的痕跡，歷史的資訊基本上全部要保留下來。」閔俊嶸談到，這次合作是兩邊修復理念的一次融合，「我們設計在具體操作修復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修復理念：你要用什麼樣的

兩地攜手 揭秘文物修復全過程

▲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鐘錶修復師元昊楠。



▼20世紀初清朝的火車頭式鐘錶。

▲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漆器修復師閔俊嶸（左）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藏品修復主任梁嘉放。



材料，什麼樣的工藝修復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跟香港同行交流以後，達成了一致。我們的理念是統一的，就是最小的干預，有效的保護，盡量最大限度地去保護它原來的一些歷史資訊，包括前期的之前的一些修復痕跡。」

中西文物修復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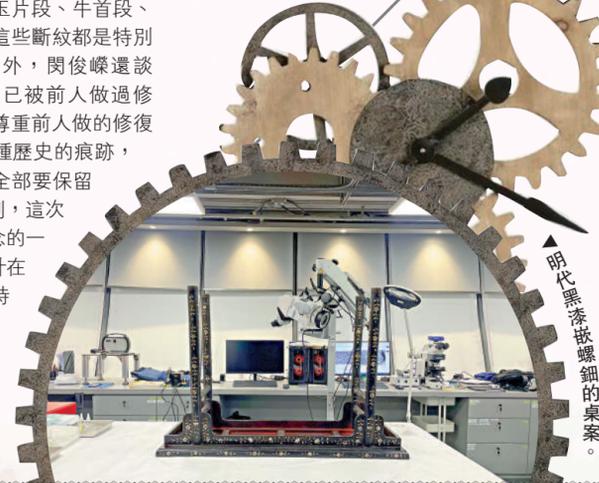
異曲同工

不同地區的修復師往往有自己不同的修復習慣。元昊楠提到，此前他們曾經和瑞士卡地亞有一個合作修復項目，兩邊對鐘錶的修復方式總體相通，但也有不同之處。「他們會有些像流水線生產的機器，有一個零件有損傷就換新件，不會對零件再進行補配，以此保證鐘錶的正常運轉。」元昊楠提到，「我們更多地會在原有零件上進行修補。」他舉例說，比如齒輪上的齒斷掉之後，他們會去挖槽，然後找同樣的材料去把它補進去，進而對其塑形。雖然在原有的零件上修復更加費事，還有可能影響走時的精準度，但他們仍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保證其本身仍舊作為一個文物存在，「能修能補一定要修補，不會再換新的。」

兩地修復師的討論，重點圍繞在修復過程中是否採用大漆作為膠黏劑。梁嘉放提到，過往北京的修復師在修復的過程中會使用大漆一類材料，「大漆的好處是比較穩定，很耐久，但也是很不可逆的，只是說材料老化的時間非常長。」梁嘉放說，「經過會診之後，這件漆案我們決定不採用大漆作為膠黏劑。」



▲文物修復室工作台。



▲明代黑漆嵌螺鈿的桌案。

夢蝶軒主人講述「樂藏與共」藏品背後故事

全新專題展覽「樂藏與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批受贈藏品展」將於3月15日開幕。該展覽將展出約100件重要館藏，表彰捐贈單位為弘揚中國文化藝術而作出的貢獻。透過展覽，觀眾可以欣賞捐贈收藏和藝術創作的故事，還可以了解展品背後的重要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今次大公報記者採訪夢蝶軒主人盧茵茵和朱偉基，聽他們講述在收藏路上的機緣與故事。

大公報記者 顏珉

盧茵茵對收藏的興趣是因為自小受到父親的影響。兒時，盧茵茵常看到父親手上拿着一兩件古玩，中學時曾收到父親送的玉飾，也讓她對玉器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父輩潛移默化的影響之下，盧茵茵對收藏的興趣與日俱增。很多人提到收藏會率先想到物件的價值，而對盧茵茵來說，這一切都是從興趣出發。她收藏的第一件金銀器，是戰國時期的細小金鈎。

收藏之路始於青銅器

「隨著了解更加深入，對於藏品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市場價值就有了更多的認知，也就能做一定的分析」，盧茵茵表示。在她看來，收藏不能只看市場價值，一些藏品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定位。隨着在收藏中積累的經驗和學問，可以更深刻的激發內心對收藏的興趣。

盧茵茵的丈夫朱偉基對中國文化很有興趣，受到太太的影響亦走上收藏之路。他表示，「結婚周年紀念的時候，岳父送給我們一面漢朝的青銅鏡，當時是上世紀70年代，比較罕有，結婚周年禮物。六寸方圓銅鏡，做工令人感受到漢朝美感，有漢朝時神獸的紋飾，有字和銘文，這樣一面銅鏡，在這麼小的方寸之間表現這麼多內容，我們就逐漸開始從青銅器、銅鏡開始收藏之路。」30多年

間，夫婦兩人的收藏種類豐富，包括銅器、金銀器、青銅器、玉飾、絲綢、琥珀、琺瑯等。

冀與更多人分享成果

談及夢蝶軒名字的由來，盧茵茵說，「在收藏的過程中，文物跟我們相遇，正如莊周夢蝶，是莊周夢到蝴蝶，還是他進入了蝴蝶的夢？所以究竟是我們擁有文物，還是文物選擇我們作為暫託的主人？」在她看來，自己與收藏的關係是短暫人生對比無垠歷史，因此更應在有生之年不斷學習和研究。在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之前，夢蝶軒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舉辦展覽和研討會，在學術界和社會上與更多的人分享成果。

談及此次與故宮的合作，盧茵茵與朱偉基分享了「雙龍戲珠紋採冠」和「纏枝忍冬紋鞋」兩件極具意義的藏品。作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首件藏品，「雙龍戲珠紋採冠」備受矚目。盧茵茵分享道，「採冠」乃古代中國服飾之一，該藏品以金鑲紅寶石，背面雙龍的頭部和火珠以彈簧連接冠體，走路時隨之顫動。冠上精雕細琢的蓮花、蝙蝠和毳路紋，均帶有吉祥寓意。

朱偉基在介紹纏枝忍冬紋鞋時表示，「這件藏品讓我們了解當時人們穿鞋的習慣，特別之處蘊含古人智慧，鞋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首件入藏文物——「雙龍戲珠紋採冠」。



▲夢蝶軒主人盧茵茵（左）與朱偉基夫婦。大公報記者顏珉攝

有伸縮性，可以根據人腳大小調整。可以見到8世紀的工藝，可以配合人腳的尺寸調整，不像今天一定要買某種尺碼。」

展訊

「樂藏與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批受贈藏品展」
展期：3月15日起
地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廳6